

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四十四　　宋　王霆震　編

前巳集六

論

本論　歐陽修

東萊批　讀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皆藏在裏面了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巳甞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練句下字）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而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就譬喻立綱目）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有力）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此說根源難與力爭強此弱彼）及三代衰王政闕

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此應前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此亦應前道理堯舜三代之為政此雖敘事迹再盤頓說堯舜三代起〇一段中有三節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

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說自古以來自有維持天下道精容如此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喪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性情而節之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末也又為立學

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結得有力勾上生下事並見周禮地官及儀禮前漢食貨志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勸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接有力有骨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此四句繳盡前意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

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與前相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結好得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相應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壊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民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

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率之則民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欲使下二事故先立此一句昔戰國之時楊墨交

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此應上一句以結此篇意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為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

守以勝之也首尾相應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明論老泉

迂齋批云此等意脈亦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

又批云主意只是不測亦是一要字雖未免挾數用術之說然理亦如此立法攻堅攻

鍛亦然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

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又添一常字時字襯上兩段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內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回護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

威以其不測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然不敢犯者時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意未反說以言之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如此則與不測相反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毋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關鎖一明字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聖人用明一節分曉故不待詳說此文字緊慢用舍之法吾獨愛夫

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看他下專兼字與精粗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曲盡人情）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少則易及）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大夫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

知也少則易及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却有不側者存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此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之喻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言人未必有知九之智徒强作耳

質論 陳謙

人之情樂趨於文而不便於質何以哉惑於所觀也觀

人者常厭其陋觀乎人者常耻其不足一厭焉一耻焉舉斯二者而求兩當焉則宜其不便於質也且夫侈靡之未具也人情無趍也安焉而已矣不雜也朴焉而已矣喜新而厭故自夫靡靡者之眩其觀也然則蓋人情之靡敝而非其正也今反之本則旁愧投乎人之靡敝則不得色且不獨此也天下方有甚迫之勢謀不給力不贍也而猶狥耳目之末不肯少貶乎觀聽之際請譬之千金之家出煩而用廣貲已耗而無之矣然而冠婚

喪祭凡動乎人之所觀者尤竭力以事之甚者鬻焉貸焉以求足焜燿之飾何者彼之情不平乎自殺於不足之名也嗟夫孰知夫儒者之室木器之苦窳綈褐之故陋而詩書道德之光華然有以衣被之也今之患者皆曰無財凡為是征摧裒斂之苛者皆以是故也曷不要其質而推之堯之屋不剪椽不斵也文帝之衣綈也曷革也若今之世必欲人之所為唐堯歟漢文歟則豈不姍笑之以為享天下之奉何其自槁如此也古之裕天

下者於巳皆有所忘今天下之勢方迫外而遺虜也內而奉宗廟也上而祿吏也下而廪兵也執計者偲偲然有不繼之憂而太平之矩度所以耀於觀者甚未泯也郊祀以不文爲不重賚賜以不渥爲非體用度以不廣爲非稱服御所過絳綺文綉交映於道路走卒繫紐輿馬被金玉用器服具紛如也百官有司煥如也唐堯漢文甞以此示民否乎況居天下之半而用之不給時乎其不屑於損也豈其爲天下之大而不美乎觀也欲適

於所觀而廢天下之大計亦惑矣康定之初有以日食請罷撤樂執政曰不可既而北虜行之則深以為悔夫其始之不可者豈非以不美於所觀哉美於目悔於心奚擇焉盛德之事捨之而不為而方今求生財之不已吾亦恐後來之悔也作質論

一論 陳謙

物不能以相物夫物之不能以相物者何也非才不贍智不足也夫彼我對立於天下兩無以相勝則亦兩無

以相制故必虛心而兩聽焉於是不物於物者得以制其權嗚呼非以物之不一而我之一也歟衡垂於空輕重就焉而衡不移鏡設於堂妍醜過焉而鏡不知夫惟以我之一不變制彼之多變彼之來無窮我之應也如初故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坐一人於廟堂舉萬鈞物為之從者其有以一之也今夫操至一之權居可一之勢有不能自一者吾見其惑也是非牽於首鼠還就成於猶豫我與物常相拏於糾紛不定之中以我之擾

擾謂能應物之紛紛可信也哉是以君子貴一事不一謀欲一也謀以處事者也謀於一人而或變於他人此事之所以愈不一也雖然有本惟公故一溺而偏私而沮也惟定故一靜而明躁而紊也惟精故一審而專憒而惑也惟和故一忌成疑矜成戾也曹參之繼何也始也隙終也隨苟可以安民守之而不失終不以私害公故曰惟公故一也子產之相鄭也始也民欲殺之終也民歌之苟可以利國安之而不變終不以躁妨定故曰

惟定故一也充國之計邊始而是者十五終而是者十八吾亦不知也人亦不知也所瞭然者吾計之勝也故曰惟精故一也房杜之謀國始而非如晦不能斷終而卒用元齡策而在彼不知也在此亦不知也所洞然者欲謀之濟也故曰惟和故一也嗟夫抗焉而公確焉而定灼焉而精比焉而和孰能行此四物者可與語天下之事哉今世之患最患乎民聽之惑也民非自惑也示之者無介然之守也朝廷建一事出一令苟有罅隙之

可尋則皆執文以要其上幸者希恩罪者覬原夫是之謂執文以要其上可刦之勢也民之私相與且不可況下之於上哉然天下安為之者則亦以執之而上之人嘗與我遷焉故也夫民情之無窮而我與之為無窮此何異物之相物而安取夫制天下之動者哉曹侍中有守者也一執而不行再執而不行三執而行之或者袖手而傍睨於是得以行其姦然則不一者豈惟事之不集而姦亦生焉可不懼哉

要論　陳謙

智不貴於周知而貴於灼知權不貴於盡用而貴乎大用夫舉萬物之長短高下惟吾之察而窮其抑昂軒輊皆入吾之的悉之而無遺歛之而無鏬君子固亦欲神其機而舉吾事也然而天下之情無窮而事變之來錯出聰明運於微妙而制御施於脫略彼其聳動之險情銜飾之詖行雜然交至於此而吾以臆度采聽之區區而欲盡其故故夫昔之周於智而盡其用者其卒也為

繁為褻為不暇給而反以病之而卒亦不享其效何者天下固利其所不及而輕於要之而亦不平其强及而敢於欺之也昔者丙吉之在漢不問死傷之羣鬬姚相之在唐不肯任擇刺史縣令之責其說皆矯且誕及詳思而切揣之彼其堂奥之邃且密而欲耳目四方萬里之遠進見之須臾而根株天下之才此固有所不可繼而天下固有任其責者也今天下之事吾知其不能以盡察也而中書之剸決日繁焉今天下之士吾知其不

能以徧識也而三府之召呼日湊焉夫小民之情不習國之尊來之則無窮而士之至於斯者大抵皆有可喜之論欲行之學而任之則不酬夫以無窮之變不酬之情相幻乎吾前而吾日以至誠惻怛之心而當其會揣量布置各有以塞其求而亦卒不一二收其效然則是擾擾者果何為也哉嗚呼是非欲周知之病邪於此有要焉民也歟人可也人也歟求於人可也求於人者如何才於才賢於賢德於德誠知其人與賢與德邪則以

我之所以知之者委之以知人夫何憂此不過灼知於萬分而大用其一二而天下之事畢矣昔孔子告仲弓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天下之事而惟所知之從疑於不廣矣然吾所不知者所知之人將不我遺矣則不廣者是無遺之術也嗚呼錙銖而稱之不若鈞之為徑也龠合而量之不若鍾之為使也知此則知要矣

重論　陳謙

天下之勢莫重於所習習者玩之玩者黷之嗚呼勢而至於黷則情迫而難應求煩而多怨恩施而無所顧紛然求以塞其難滿之欲而弭其不平之源吾力已窮而人心猶未艾則習之過也今夫自庶人以上至於公卿大夫其勢貌之相望固已截然而不可比等而至宰相則又可知矣逆而睨之蓋如梯天而航海而孰敢習之夫居天子之左右朝夕與一人謀度議論可生可殺可與可奪者舉而屬之百執事拱手以聽其所為付其身

於不可必知之中而委其他日於惟所造成之地不敢以私謀邪計褻於其前傴僂而趍進倉皇而亟退不敢指不敢臆故不敢議而又安敢怨惟其然故其端坐之餘聲峻潔之末觀猶足以懾遠方而憺鄰國使其非心奸態寢息而不作此必非崇飾振耀强為是以嫮天下也夫固其居之者如此而已矣夫居之固如此而又安用抑絶掩遏以與夫人從事於辨數之域而反以自病也愚觀今之時宰相立乎堂上而百吏各進疏其所欲

得若誅負於鄰而索物於懐袖甚者彼此相排追前後相扶持敢於自置而不顧少不酬則怨謗憤悱退而發舒言故情而無所憚嗚呼向之所謂凜然不可黷者夫誰隳之而邑邑至此令夫庸人之論必曰尊者不可抗其為尊也下者不可甚其為下也大而容公而通無為隔天下之善而盡其博而已矣嗚呼通者天下之事嚴者人臣之法令取夫與天下為喜樂之權而用之出納之際以求盡天下之情是不為以公而市私者乎昔者

王文正為相張師德兩及其門則終身斥之而不念李文公當國新進陳便利者皆屏不奏此不惟嚴之云耳塞倖而抑貪由此故也故夫欲寛以盡其情乃不勝其情而卒亦不得其情執古之恕法以御今之極變則亦習之而已矣作重論

備論　陳謙

任人之事常患乎勢迫而不暇應計窮而無可為也蓋立至之機間不容息四空之室智巧莫為之計二者不

幸而君子當焉猶將存什一於千百也苟其勢可以應計可以為吾未覩夫置之悠悠之地而無後憂者也且先事而慮慮無遺策過思而求求有餘應當其可為而不為耳目可及而自窒手足可措而自縶及一旦倉卒之變彼有怖四體以熟視而已鄭之垂亡也君臣相顧縮手無策幸而得一人焉其言曰吾不早用子夫向不早用而今以急求猶有其人可求也故頼以濟如無可求不殆也哉夫為之不整者未必蹶辯之不早者未必

煩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孟子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君子不以如之何為可狃而以閒暇為不可失則玩歲愒日吾知其必不為也今之天下不易為者以其難測之也向者之和非心也含憤而柔之不得已而從之蓋可危而不可安可慮而不可恃而柄國者不圖遽為之晏然是以屢盟之日士大夫出而適當之皆有勢迫計窮之嘆今之和未異於初也夫兩國相持此弱而彼强則和者其倚之

以為固邪亦藉之以為計邪何者可以欺彼之謀而詳我之備故凡來釁之末我及者皆吾為計之日也玩而安習而常識者於是乎為之懼矣夫火流於天狐貉戒焉霜薄於林絺綌具焉古人之智非直為是不切也其所以豫備者悉矣矧事變之大可畏者乎虜之不賴盟和必變變必不久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豫防之卦陰雨之詩愚恐有後時之悔也夫有備之國天道從焉試以吾說乎則勢迫而計窮非所患也作備論

## 制論

陳謙

能處人於無用而後能制人於有用夫世未嘗無才可用者少也幸而有一用焉又皆挾所有以要其上彼則可用耳而吾不得其用猶故也夫先王之世非其無人也天下有故悉力而爭趍已事則旋踵晏然而已若夫名器不假也爵土不濫也彼非擯富貴羞榮寵與人異情也曰君心也臣手足也心靜乎內手足運乎外吾責也噫身之衛心心亦大哉道之不足其次有制夫制之

說不生於其所畏生於其所恃也恃忠者激恃寵者縱恃功者戾持其有恃之心而不得當焉則反而狼顧上之人不熟慮何也倚其力之足以緩其急卒不免優之以豐其志嗚呼未有用而然如用何捐楚以豢信躡足之機滋動剖劵以盟霍驂乘之亡益凜君臣相仇不根於終吾今知制之不可已也今國家之所恃以安者曰將與兵無事而養有事而用之然而養不以為恩用反以為悍兵之驕也久矣諺曰將用之也然而虛籍以自

豐濫功以蓋賞將之驕也亦久矣諉曰此其小者也有罪而黜之棄瑕而復之此亦望外之恩也則左右睥睨盡求故賞故爵猶執券而取之懷袖間且夫報功者人主事也盡瘁者人臣責也二者實相須不可以相求上而求之下非甚盛事也為下而上之求焉不亦難乎其上哉乃知上功差六級罰之不為過而慟哭以死者不為無說矣議者尚謂創克融之亂使唐再失河朔者不得一官之故以為時相之咎以愚觀之咎不在此夫鴟

梟之性安往而不爲不祥彼不作於藩鎮則作於肘腋天下有變非唱則和者捨斯人而誰曾謂一官而足以弭其不平之心哉彼唐之相知其不可用而制之又不得策乃脫克融以自貽患若克融政當以寧我負卿毋卿負我之策制之耳雖然令之言制者固不在於必予亦不在於不予要令伸縮在我彼無恃焉可矣抑遏猜沮不厚於禮不信其衷而奴隸視之者吾又不知其說矣作制論

古文集成卷四十四

古文集成卷四十五　　宋　王霆震　編

前巳集七

論

盡性論上　張宛丘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洋散殊别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内而本之者為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廣至於贊化育禍福

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干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髙明而寂然不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内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為王者之事故凡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為禮樂小之為政刑所以鼓衆動民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通盛德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也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内不在已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内外而内外之道其

初曷出哉凡在内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事物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爲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内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曰内外一言而盡内外之道者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逃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

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豈能強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於天者而無有闇蔽不照之累天之全受於我者能全之而已矣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為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其别蓋多矣彼其為是小大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為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強力者出入上下無

所不至陟焉而窮其髙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視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别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為聖賢之别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強弱之異故人之繕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 盡性論下

究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説也蓋孟子嘗以謂性善矣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為性善之説其有救乎當世之變而非性之至論也揚子曰善惡混揚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已之性而為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亦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之可以為善

者聖人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為惡者聖人察之無不及其微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由達之途使趨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閡於前治其所能察之隙使避而遠者必盡其微而無有鑠奪陷溺之累故能盡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為下愚所以為賢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

性也所見有全有不全故也昔者顔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焉而顔子之力幾弊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授於天者盡而顔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由之兼人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顔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顔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闕

天而存既已謂之存孰能亡其存哉

情論 葉甫

虛而靜者性也應而隨者情也情亦性也流於情則害性也善治情者莫若養之養情者所以養性也性合於神神凝於無情合於識識散於有統情者性統識者神情離乎性則反以害性識離乎神則反以傷神養情者毋使情離性是情與性一也毋使識離神是識與神一也如此則何物之不可格何事之不可辨哉有為忘情

之說不知忘情者情之所以滋也有為制情之說不知制情者情之所以縱也君子之於情致其養而已情無極也安之人命以養之情無常也止於至善以養之養之以禮而其情安養之以樂而其情和夫如是人之有情亦何患哉養之而久其性定矣其神全矣君子不流於情得所養也人有居深山之中麋鹿之與居草木之為伍淡乎而無欲也何也情不著乎識也引而處之廛肆之間日與物接則洋洋然而其物動矣語之曰汝其

忘之不知其可也人之在於孩提之時所慕者乳哺所識者姆傅淡乎其無欲也何也情不著乎識也及其年運而曉然知利欲之端則洋洋然而其慾動矣語之曰汝其忘之不知其可也情猶火也火之炎炎火之常也聚薪而壓之欲其不炎炎也其始也猶云可也久則愈熾矣情如何而可忘也情猶水也水之浩浩水之常也為防以遏之欲其不浩浩也其始也猶云可也久而愈決矣情如何而可制也嗟乎忘情制情之說惑天下者

也豈知聖人固有以養情者哉

命論　葉肅

欲榮而惡辱欲利而惡害人之常情也常情之所欲君子亦欲之常情之所惡君子亦惡之然而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君子明夫欲惡之道而常人不明夫欲惡之道也欲之而斯至惡之而斯去以吾明夫欲惡之道也欲之而愈去惡之而愈至以吾不明夫欲惡之道也榮耶辱耶有定命也利耶害耶有定命也命孰為之天為

之也天孰為之已為之也所以榮所以利必有道也其道不同同歸於善而已矣所以辱所以害必有道也其道不同同歸於惡而已矣欲之而愈去者不知所就也惡之而愈至者不知所避也君子知其所就知其所避者知命也命不可易也此其所以反也榮與利是吾之所欲也致之之道必謹就之而有不可致者定命也安之可也要其終榮利之實必將與吾為無窮者也命豈吾易哉辱與害是吾之所惡也致之之道必謹避之而

有不可免者定命也安之可也要其終吾必不辱而不害也命豈吾易哉彼之所為無以致榮與利而徒與之必不能得矣其得者幸也要其終榮與利將必失之以其所為者反之而命亦從之也彼之所為有以致辱與害而徒惡之必不能免矣其免者幸也要其終辱與害將必及之以其所為者道之而命亦從之也是故知命者常得其所欲不知命者常遇其所惡知命者順道以俟命道亦從之奚為不得其所欲哉不知命者悖道以

儌幸道亦悖之奚為不過其所惡哉知命者無憂不知命者多怨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 宅心論

安正忘筌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藴太極於中是為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實無欠體大包六合細入秋毫本無限量與太虛等虛包萬有而無畛所可證者感應而已故雖見其心於復乃無心之心唯見其情於咸而感應獨存焉有感斯應悉緣象類感之以其道則正感之非其道

則忒蓋以本自無心特隨感而應惟影響耳是以文武適正則致天之屆幽厲反是則天之方虐是則天地之心必待聖人而後立為人上而思所以福天下豈他道哉愼所以宅心而已心之所居位正則體正體正則天地正是以陰陽寒暑七政四時靡不悉歸於正而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質其本源由宅心正位而已正位之居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也是謂大中惟兩端無偏重則至焉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如斯而已

# 致知在格物論

涑水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為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顔淵之為賢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饑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

仁義之美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趍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霑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汨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況富貴之汨其智貧賤之翳其

心哉惟好學君子為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以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脩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

外物然後能知至道鄭民以格為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古文集成卷四十五

古文集成卷四十六　　宋　王霆震　編

前已集八

論

仁論　王十朋

世之言仁者多矣不知其果何物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自其對聖而言之則仁為道之妙自其之智而言之則仁者五常之一

爾然則仁果何物也耶以吾觀於夫子蓋未嘗輕言仁而亦未嘗以與人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至於令尹子文陳文子則曰未知焉得仁子路冉有公西華則曰不知其仁也是可謂難矣雖然竊猶有疑焉論語一書孔子言仁居其半其自言也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剛毅木訥近仁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曰仁者壽曰仁者不憂凡此類者無非仁也其與羣弟子言也樊遲問仁則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子張

問仁則曰恭寛信敏惠顔淵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司馬牛問仁則曰其言也訒凡此類者亦無非仁也未嘗輕曰仁於伯夷叔齊曰求仁而得仁於箕子微子比干曰三仁是皆以仁與之也而何獨於令尹子文子路陳文子之徒此不可不辯也吾意論語之所謂仁則易之所謂性命也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可得而聞而況其他乎故因人言之然而皆非其至也管仲之仁仁之功也夷齊

之仁仁之行也三仁之仁又仁之節也是亦非其至也吾故謂孔子之於仁也其罕言也如其所謂聖而其所以與羣弟子言者亦如其所以許管仲夷齊之類也蓋其難也如此然則為仁者果無其道乎哉蓋嘗論之仁不可為也去其害仁者而仁自至仁性命之理也人曷嘗無是仁哉然而害之者多水非不清也而土渾之鑑非不明也而塵昏之顏淵問為仁孔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禮與仁異而為仁必於復禮則非禮者仁之害也非禮勿視非禁其為視也以視無非禮也非禮勿聽非禁其為聽也以聽無非禮也非禮勿言非禁其為言也以言無非禮也非禮勿動非禁其為動也以動無非禮也視聽言動無非禮則害仁者去害仁者去而仁可勝用哉土去而水自清塵去而鑑自明故曰克己復禮為仁非顔子不足以語此故舉以告之而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

至焉而已矣夫孔子之於仁不敢輕之如此自孟子以仁義遊說而仁遂爲愛人之一術學者至輕言仁義然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凡孟子之書可謂仁也亦非其至也惟以其至者言之故論語一書言仁者居其半惟顔子爲得盡聞當時之人未嘗不爲仁惟顔子爲獨可許是可不謂難哉由是而言則知論語之所謂仁即性命之理也葢進于習而與乎聖矣不然則仁果何物者耶

## 利者義之和論

老泉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徇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天

下大義而行夫何恤天下之人而其散財發粟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返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

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

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禮樂論上　陳謙

水準平繩準直律準聲音規矩準方圓權度量準輕重長短小大多寡天下萬事何所準曰準於禮禮無形準於中中無定準於心權度未審準心為甚心無偏繫發乃中節事之中節準亦大矣將欲作室室無定準心酌廣狹將欲制器器無定準心量小大夫室諧於居器便於用豈人之能乎天也飲食欲可於口衣服欲愜於身

一言一動欲當人情猶是也百事百體天理素定心誠求之鮮有不中理具於天地之先而用因於散殊之後仰觀俯察細大不遺彼一拜一揖之間行之尊者貴者則斂容以致恭至卑賤則安坐而受其禮易位而施人情不快賓及門延之坐盜及門操戈而逐之書策琴瑟置於几篙帚箕𥱧盎置於地金玉藏於笥瓦礫棄於糞壤之場易而處之亦人情以為可笑而不安孰使然者人心天理自如是也聖人差別天下尊卑貴賤親疎小大

嫌疑是非而一爲之節文非生事也因理而已夫理適當舉目前皆帖泰之域惟私惟作惟故惟鑿百用偏頗天地萬物始不得其所聖人逆將來如是以啓大亂其一一爲之節文者所以準天下而使之和始於吉凶賓嘉達乎朝廷閨門鄉黨俾尊尊貴貴親親老老長長幼幼養生送死各得其節而安樂和易之情充且暢矣發於手足詠歌播於琴瑟管磬亦準此而已禮樂存國家存禮樂亡國家亡周公制作致太平魯齊之鄰國不敢

動叔孫通得其遺且以輯寧擊柱之亂老氏破其說曰禮者忠信之薄晉王何輩如其言棄準割繩中原遂以割裂晉以放誕失梁以浮屠失陳隋以荒淫失禮樂不可一日亡雖盜亦有之矧國家失諸曰所欲不踰矩此乃其矩也曰行法曰法家此乃其法也曰經天曰大經反經此乃其經也曰順則作則曰物則此乃其則也曰皇極曰中和之極此乃其極也曰天錫洪範此乃其範也曰節以度數紀綱章程亦惟此起也觸類而通名殊

準一禮云樂云鐘鼓玉帛云乎哉

禮樂論下　陳詠

仁名義生義名禮顯禮得樂斯得義質也禮文義而行之行之而當準乎矣準乃樂而樂生焉天地準動靜常陰陽準推盪常三辰準晷度常四時準寒暑常鬼神準變化常岳瀆準地勢常家國準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常得常太平和氣生反常刑兵橫流作得常鳥獸魚鼈寧反常山冢陵谷易太康畋遂十旬桀滅德敷虐紂刑

以焚炙飲以長夜幽厲傾城紀綱蕩蕩始皇苛法厚歛
力役窮征反常也反常不度不度而能國古未之有心
天也以君之曰天君以宰之曰天宰以官之曰天官以
正之曰天政以準之曰天常心準則身準身準則國家
準國猶家天下猶國一心易治天下非難治一心易正
天下非難正君一心正天下自定一心準人倫百事準
矣理有自然心所素具在人行之耳至理宜於不說而
寓於尋常智者意得愚者名惑智少愚多故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常半天下禮野則夷樂繁則哀邪氣動蕩乖節易生何以然無準則也非準非則任私意隨流俗浸久則成風矣天下滔滔食焉鮮知味行焉鮮知德不知天何以知禮樂知天者聖故能作知聖者明故能述行為法作為則著為經揭為範序為彝倫建為民極無巨無細一一天成無過無不及自有至當適當曰中得中曰和開和曰常通行曰庸泛應曰恕名物數度因其當等差之聲音舞蹈因其和導達之器不適當用不和服

不適當身不和聲色臭味不適當耳目口鼻不和情文事理不適當如之何和於天下也適當曰中失中曰過直過絞勇過亂恭過勞謹過葸明過傷節過苦柔過懦剛過折井過困益過損陽過亢陰過戰中則不立和末從生中和者天地萬物之所由位育也禮樂根於太上周流於日用交際起居之間人自不察察猶可能也蹈為難蹈猶可能也安為難安久而天動容周旋中矣非盛德蔑以加此

## 主忠信論　象山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倀倀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為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為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為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

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以無僞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同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為放僻邪

修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將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為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嘿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

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奸而長僞況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為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為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為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為人乎哉鸚鵡鸜鵒能人之言猩猩猿狙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禽獸者乎嗚呼學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

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念慮云為舉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君子喻於義論象山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

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惟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古文集成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繆　瀛

古文集成卷四十七

宋　王霆震　編

前庚集二

銘

塗山銘并序　柳子厚

通鑑外紀曰禹娶塗山氏女生子啓禹南廵狩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

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堯典湯湯洪水方割禹貢壺口治梁及岐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大禹謨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孟萬章上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記王制注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舜典輯五瑞注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云云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見題注是所以

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禹受舜禪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毛四合衣裳咸會

虞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治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五子之歌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史記周穆王本紀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之為

銘庶後代朝諸侯㓹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㓹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史記夏本紀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可以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耆定混區傳祚後裔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崆峒山銘王元之

軒轅氏之為聖也天下首冠足履者皆知之況通儒巨賢乎然則枉萬乘之駕不自為尊也降匹夫之室不自為辱也陟千巖之險不自為勞也所以然者下風問道而已哉故放勲法之以師許由重華繼之以讓善卷文命宗之以尊子高凡數帝者天下非不理也諸侯非不賓也兆民非不安也陰陽非不和也祥瑞非不至也所以孜孜于一山翁林叟者何哉葢恐後世失尊賢好問之道爾聖人之用心也其有旨乎洎去帝及王厥道漸

喪君以重為極臣以賤為隅極則以下問為恥隅則以上達為患尊賤之不通上下之不安厥有萌矣然亦有審象于傅者謂之聖獵賢于渭者謂之明吐握于朝者謂之勤雖去道愈遠亦庶幾乎及王化下衰伯圖孔熾殉良之哀起逐客之議作高祖一沛公也見奉春君箕踞而坐霍光一將軍也使蕭望之挾持而入遂使賢者抱道以思退不肖者忍恥而求進至有劘礪其唇吻詭怪其容儀囁嚅于閽寺之前趦趄于廊廡之下朝佞夕

媢髪白而不知其已者又何屑屑哉夫如是則抱帝王之道藴經綸之材者老死空谷寂寞無聞未嘗降一尺之書飛一介之使矧肯辱萬乘而顧匹夫者哉斯後代未復于古也可痛惜哉是故首陽二老佐帝者也恥于王也乃去周而採薇商山四皓佐王者也恥于霸也乃去秦而茹芝豈無意于君邪無意于民邪葢尊賤不通上下不交之致也嗚呼不自尊者取萬乘之尊也自尊者取一時之尊也君天下者得無思邪其讀軒轅之紀

嘉崆峒之請美德垂誡乃賡作歌其辭曰

崆峒之叟心豈聖兮軒轅聖也不自聖哉崆峒之叟目豈明兮軒轅明也不自明哉崆峒之叟耳豈聰兮軒轅聰也不自聰哉寂寞巖隈孰為來哉吁嗟後君得無鑒哉

燕然山銘 班固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

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曁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温禺尸逐皆匈奴王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斾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遂踰涿邪跨安

侯水名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冒頓老上並單于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其例切碑之圓者熙帝載兮振萬世

傅巖銘 呂温

昔商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為瑞王

在于寢降神夢中番形旁求實得於此曾不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衮之服授受之際君不疑臣不慭大哉逸乎商之所以興也若非武丁之心周乎天地傅說之德通乎神明何感會訢合如此其易嗚呼見賢非難知之為難知之非難用之難用之非難特達難君人者茍以特達為心假無商宗之夢必自得說不然則雖咎夔稷契盡入其庭亦葉公之見龍反疑懼矣葉公子高況䖵蟲之中乎恍惚之際乎銘曰

赫赫湯德如日不滅滔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播氣世
作聖哲國誕武丁野生傅説説始胥靡武丁即祚德通
神交忽夢如悟若帝尊我期於顥素有無之間邂逅相
遇宵衣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飛龍在天
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傅巖脫鱗鵬升作
霖時和奮櫼川澄金在吾礪木從吾繩君何言哉殷道
中興元凱攀堯儆舜曷階阿衡要湯抱鼎徘徊會合之
際厥惟艱哉何如夢中天授神開惟賢是登道貴特達

匪次勿用才其壅過高宗得説乃在恍惚揭銘摛光萬古不没

魯壁銘　王元之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乎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頼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刱乎三墳言大

道也述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乎臣則臯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熖飛聖言灰歇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義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又不聞臯之述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攻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卉服之衆與夷狄做同矣人不知五

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别矣欲見熈熈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其遠乎嗚呼金有匱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葢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者葢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命恭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下皎然復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

據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坑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

壞之者恭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忽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泰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厄臺銘 王元之

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禀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舜厄于歷山帝禹厄于洪水成湯厄于夏臺文王

厄于羑里我先生夫子厄于陳蔡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卯危魯道靡潰仁義路絶奢僭源開列國用權蝟芒而起壞禮樂于糠粃視詩書于芻狗孩提王室糞壤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有衣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刺之三綱五常蓋掃地矣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之大壞嫉四維之不張刳道德為舟航將欲濟天下之墊溺斲禮法為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穢故不程其力不顧其世聚三千之徒聘七十之國應

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于鮑肆孰聞其薰施法於亂主孰聞其正斯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指而扶之艱哉為力爭故教不用于哀定位不崇于季孟遜辭于陽貨見忌于子西至于樹迹亦削而伐之况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耶卒致天厭聖道絶糧于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視我先師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虚腸乾未始太息蓋聖人為人也不為巳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欲綴皇綱之絶緒闢帝道為坦途酌三代禮文垂萬古典憲興彼

王澤浸于生民苟道至于是雖不食而死固何恨哉不然夫豈不知列國有膏粱之禄陪臣竊鍾鼎之食但詭辭婉貌取之如拾芥豈獨區區乎六合中以寒餓而自苦耶聖人之用心也不其遠乎吁奸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飫飽道醉德者謀萬民之利故教不用于當時而用于今世位不顯于生前而顯于没後何則祖述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為君父為臣子者不可斯須而離也得非用於今世邪名載典籍身饗廟食得非顯于

没後邪與圖一日之飫者又何遼遐哉某客在宛丘得斯臺之址披蓁訪古馳筆而銘辭曰

僭禄尸位　没則絶祀　所謂伊人　莫敖之鬼

夫子恥之　不其餒而　飽德醉義　没則垂世

所謂伊人　箕山之士　夫子求諸　可謂仁乎

巍巍聖人　生而道迍　歷聘求合　絶糧于陳

箕山之士　可齊其名　莫敖之鬼　且非其倫

廟食不匱　祀典惟新　我來舊國　荒臺磷磷

拂石勒銘　德聲益振

秦坑銘　司空圖

秦術戾儒　厥民斯酷　秦儒既坑　厥祀隨覆

天復儒雠　儒祀而家　秦坑儒邪　儒坑秦邪

沛國漢原廟銘　柳子厚

斆齋云　沛國漢高祖所生之地原本始之意凡人君立國必建原廟以其推原祖宗而奉祀之也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禼佐命垂

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謂舜也）繼天而受命四姓承體迭有中邦（夏殷周秦四姓）五神環運（謂五德運循環）之炎德復起（漢承堯以火德王）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齎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高祖紀贊漢帝本系出自唐帝）又俾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陳平封曲逆侯）汝陰脫帝密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滕嬰封汝陰侯）酇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

業啇之裔也（蕭何封酇侯）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韓信封淮陰侯）平陽破三秦虜魏王（曹參封平陽侯）絳侯定楚地固劉氏（周勃封絳侯）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奥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劔斬蛇後人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建赤斿於沛邑以昭其神（高祖為沛公旗幟尚赤）假

手于嬴以混諸侯謂秦并六國復歸于漢憑力于項以離關東謂項羽剽悍關東心離奉纂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謂周木德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謂即帝位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尊或作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没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高祖謂沛父兄曰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惟兹原廟沛宮之舊也惠帝詔郡國立原廟原重也謂先已有廟祭蚩尤於是庭而

赤精降（高祖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兹閟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

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羣蛇輔龍晉世家文公即位賞從亡者未至介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至死不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乘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其處所以翊天門翊一作珝音工登翼炎

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秦失其鹿下共逐之）長蛇封豕（左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祜于劉赫矣漢祖播兹皇猷揚旂沛廷約從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焱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覲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兹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釁鼓（旂一作旂）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

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 王氣臺銘 王元之

古之王者築靈臺視雲物察氣候之吉凶知政教之善惡苟理合天道垂休降禎則必日新其德以奉之化失民心為妖作沴則必夕惕其躬以懼之如是則變禍福而反災祥不為難矣烏有築高臺厭王氣行巫覡之事禦天地之災者乎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利觜長距雞鬬六國而擅場復以鉤爪鋸牙虎噬萬方而擇肉終以

多藏厚斂蠶食兆民而富國然後戍五嶺築阿房驅周孔之書盡付回禄惑神仙之術但崇方士收太半之賦則黥首豆分用三夷之刑則赭衣櫛比鯨鯢國政螻蟻人命原膏野血風腥雨膻六合嗷嗷上訴求主天將使民息肩于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氣于是祖龍廵狩築臺以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訴之于天天厭氣也授之于漢秦獨厭天天厭民而自王乎向使築是臺告天引咎遷善樹德封六國之嗣復萬民之業薄賦斂省

徭役銷戈鎔兵曏稼穡誅高斯之暴政修唐虞之墜典
下從人望上答天意則王氣不厭而自銷矣劉項之族
何由而興哉某遊豐沛間覩臺之舊址思古遠覽悵然
有懷梲輪濡毫遂為銘曰

臺之築兮　救秦之衰　救之不得　為漢之基
氣之厭兮　慮漢之昌　厭之不得　速秦之亡
秦之厭漢　甘惟一身　漢之厭秦　乃有萬民
高臺巍峩　王氣氤氳　秦政已矣　漢德惟新

怏怏前古 茫茫後塵 故國蕪没 荒臺草春

行人環睇 惻愴斯文

古文集成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四十八　　宋　王霆震　編

前庚集二

銘

九成臺銘　東坡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

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葢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弦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成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皇

而舜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于前矣

三槐堂銘 東坡

迂齋云太宗始欲相王晉公祐公請以百口保符彦卿不反忤太宗意遂不相親戚有惜之者曰吾雖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文正公旦也發明天人意好

又批序文理致甚長然亦人所可到至於銘詩則不可及矣學者須是看了序文且掩卷默想銘文當如何下語却來看他所作方有長進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從史記伯夷傳來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顔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閲千歳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而考之其可必也審矣轉入下一脚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議論說晉公厚施而不食其報好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說文正公此數語義理甚長而於王氏尤

親切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餘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厚施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不食其報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守文祥符太平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與守文太平之主共享其福享其福禄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

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録之銘曰

嗚呼休哉起頭便迥別魏公之業與槐俱萌言種槐即是種德封植

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言成之速）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接有力）王城之東晉公所廬欝欝三槐惟德之符（若以為功名之符則淺了）嗚呼休哉

正平堂銘　山谷

畏首畏尾不自尊已牽於勢放於利虐鰥寡以奉高明是謂不平忠不足而詐有餘躬不行而責從令是謂不正夫平者如執權衡以司重輕如天四時不言自行夫

正者渴飲而饑食冬裘而夏葛喜怒予奪由已而不由物故行天下而不屈靈龜負圖告人吉凶刳腸在前中黑如漆揚子耄毛思配寗蘧涪翁為銘周旋其樞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 書室銘　誠齋

室不厭虚　書不厭整　牖不厭明　几不厭淨
君子資之　君子師之　四物敢侮　非天疇欺
我躬匪户　我性匪牖　莫整莫虚　心有弗疚

## 叢書銘并序　樽齋

清江鄉貢進士鄒師韓揭其家塾曰叢書屬余為記余
適坐官紛而師韓又怵於歸立須不容冥搜姑從省文
法而為銘曰

萬物華前或耽以娛君豈惡華而易以書問書幾何洧

籤亂裛姑撮其概經史子集君味其間經辟則酵至史

子集漉餘而糟吾書六經吾道一貫以書䀝經猶物之

玩况吾書外復以他亂君曰太初併經則無文字生焉

精犕已俱一非不足萬非有餘吾齋吾名吾何擇夫精

犕

文塚銘 并序 劉蛻

東萊註 唐之劉蛻於平生作文傳二千一百八十紙不肯棄其草聚而封之曰文塚謂

其所以工於文者天之助至於不能自振而見知於人者是不獲助於人也於是銘於兜率之寺云

在梓州兜率寺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

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彛器徐方之士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襲涂湅即練字出周禮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蜕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慾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

運如震怒動盪怪異夫十爲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震下坤上之同人䷌

離下乾上筮者曰嗚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秦焚書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周公相宅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上協吉纍纍為塚則汲之兆乎汲冢書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孔壁書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虛壤生芻藳以食牛羊乎化

塗泥為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土鼓為甴苦怪切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為壇竈乎竅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胥起爭慎無濡為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為良材以雕琢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藝鳴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螾使之

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礐不汝久噫筆絶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唅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有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推控其䫜别其頰無傷口中珠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洗玉池銘　東坡

復齋謾録云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説其後得李伯時石刻叙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峽川馬臺石愛而置之山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斵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為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有六雙琥璏三鹿盧帶鉤琫珌璊琢杯水蒼佩螳蜋帶鉤佩刀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包以裀褥棲於縣匣舁致京師置之宣和殿十六玉惟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内府矣東坡銘刻與伯時叙跋昔雖有之今乃亡去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因

存亡

茗溪漁隱曰洗玉池銘云維伯時父云云至以幸斯石固已叙其事矣復齋以謂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何也

世忽不踐以用為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周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如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是也五瑞莫輯公侯伯子男之圭璧趙璧婦覿史記藺相如傳趙王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喜乃傳示諸美人魯璜盜竊左定八年經書盜竊寶玉大弓謂陽虎也杜預云寶玉乃夏后氏之璜鼠亂鄭璞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樸周人懷樸過鄭賈曰欲買樸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樸視之

乃鼠也因謝不取鵲抵晉棘鹽鐵論崇禮篇云昆山之旁以玉抵烏鵲抵擲也言玉之多晉棘即垂棘之璧維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劒璏鋮珌錯落其室既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注見前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和仲父銘之維以咏德公一字和仲見墓誌

釆石征舍銘 澹庵

掩耳盜鍾　閉目捕雀　自欺其心　謂人不覺

咄哉揚沙　此溪之鱷



古文集成卷四十八